錢南園先生遺集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四

昆明　錢灃　東注

請復軍機舊規疏

為請復軍機舊規事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於中用
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其見卽各司咨事
畫稾亦得有定所而無殊岐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
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
珅或入止於

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尚書董誥同之尚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
日僅蒙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
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畫稾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
我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
德懷刑浹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啟角立朋黨之萌然
行之萬世而無敝竇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澳未嘗纖芥有他由

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

內右門之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

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

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

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漸自宜及
早至
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件既畢之後入未爲遲何必於未
辨色之先遽入致諸弗便若
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
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皇上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
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并請
敕飭改正臣愚無任區區伏祈
睿鑒訓示謹
奏

劾陝撫疏

爲請究大吏贍徇養患事本年查辦甘肅折捐冒賑一案作弊諸員悉治罪無遺此案作俑由於藩司而縱之使成者總督非有王亶望則蔣全迪程棟等無所施逞非勒爾謹則雖有王亶望亦莫之能爲凡諸弊端皆緣大吏負

恩所致臣節次恭讀

諭旨處置諸人罪名

仁至義盡愷惻詳明凡有人心莫不服膺感畏但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雖已分別伏法而現任陝西巡撫畢

沅前任陝西巡撫時曾奉
命往署督篆以陝甘接壤折捐冒賑紛紛肆行無忌已
久宜有風聞迨親握督篆非同朝夕一切錢糧案件歸
其覈定咨題當不啻燎若觀火乃不亟爲遏止臣不敢
謂其利令智昏已受所餌遂不復能自直惟瞻徇前政
畏避怨嫌明知積弊已深不欲技之自我甯且隱忍以
負
朝廷實非大臣居心之道見在查辦揑結道府無論正
署久暫但經出結即無旁貸誠以受
恩深重苟念弊不可爲自無難力與矯巽比使此案早

發一日則播惡不致如此之滋入於刑辟之徒亦可不致如此之眾惟甘心從同釀患至七八年雖被重譴何辭況畢沅實署督篆非若僅爲道府猶或藉口以爲受制上司是其罪較之揑結各員尤覺無減 臣 愚昧之見

敬請

敕下部臣將畢沅比照議處益昭

憲典之平而各省督撫大吏亦益有所儆惕無復習爲膽徇久致養癰是否有當爲此具摺奏

聞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武論上

光武帝廢郭后立陰后後世以爲口實至有疑於棄糟糠錢子曰帝誠有無堪解免之過而論者亦未得其情方未起兵時曾經授室與否於古無考自起兵納陰后於南陽後乃於河北納郭后是陰之進本先於郭雖不聞正其爲嫡而早共艱難糟糠之謂殆近焉及定天下郭以有子陰讓之得立既乃以過廢而立陰本末具載范史嗟乎婚姻之禮廢而多人道之苦其帝之謂也哉方其納陰后既未正其爲嫡其後納郭后又不正其爲嫡蓋干戈搶攘之中一以苟道行之而郭之納尤苟之

苟者也以結劉揚焉目所謂寵愛皆出於有爲之爲實則脅脅於陰之心迴非郭所可並也脅脅於陰之心非郭可竝而既有天下陰方無子不得不姑抑其心以伸有子之郭使陰卒無子亦付之無可如何無如陰又有子也此時欲終伸郭而無可解於納之非其本心此時欲終抑陰尤無可解於陰之早其艱難以此二者轇轕𤻮寐郭之所謂過固不待郭之自過矣夫立后以爲母儀建儲以爲國本狐埋而狐搰以帝之明甯不自惜而卒不自惜豈獨郭適罹其苦帝固已不勝其苦矣向使講於婚姻之禮方其納陰卽正其爲嫡郭雖有子不得

躐而上之抑或納郭郎正其為嫡陰雖先進豈得擠而下之此事明白顯易何至天下既定猶然疑於所立邪惟其不知此故納陰既苟納郭尤苟立郭偶依於義廢郭甚害於義郭已正其為嫡豈果有大罪顯惡必不可以全其始終者哉故覈其本末以見禮之於人一撥其本枝葉之害無窮也要其於郭也未可擬於棄糟糠而其於陰亦不得託之求故劒也

光武論下

或觀錢子之論光武謂之曰凡子之語其於郭亦幾近矣於陰蓋失半也郭之所以卒廢陰之所以卒立色焉而已娶妻當得之語誰出乎子謂其早其艱難其艱難者實許時也曰是則然矣然而帝固非湛於色者也少艾之慕人情類然非上聖不免帝雖天授豈上聖比哉當未得志而有是語正無足怪即其起兵而納陰吾亦不敢謂之非以遂欲自是之後涉險經危伯升既殺𤨏鋤宇宙早夜焦勞櫛沐風雨向時意趣霧釋冰解歸於何有矣凡人將遂其欲限於力之不及局於勢之弗便

帝於此猶有一分未忘或當王郎子變時窮促自保之不暇耳外此何所不可哉且銅馬赤眉之徒忿爲不道斯民不能自有其妻子所在皆然既而咸爲帝有美婦人經涉目中將十焉百焉之不啻何不聞其或一染也以此知帝誠非湛色者比也且當廢立之際陰年亦幾長矣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帝唯是不爲二三之德卒冒天下之不韙柰何將與湛色者同日道邪大抵帝質美而未學者也故於道時有出入其語樊崇曰本故妻室無所更易是一光武也及語宋宏曰易妻又一光武也然聞宏對而釋然是光武之所以

卒成光武也與

王祥論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於心不敢飾於言君子尚無尤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雖惡始而美終論者猶許其晚蓋焉以觀王祥何大不然與祥一隨時轉移人耳不幸而致盛名顯位盛名顯位累祥祥累盛名顯位亦其勢之所致與請言其略以漢季風俗之美祥生其時所謂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凡盡於門內者固亦有實致之力非假途託宿之為洎乎曹氏得志力與節義之士為難一時從風而靡莫不低首下心惟其曲折進退是時之祥已不覺與之俱漸於滫矣比及出仕曹氏其年

且長使不過止於丞郎尙無以窺其所際而曹氏子孫所以待之者偏不獨顯位已也抑有隆禮誠意焉而後生晚進之徒又非直欽其盛名已也又將視其舉動以爲倚附焉而祥容容然略不有持危扶顚之事𣋛至於君弑國移仍保其盛名顯位不稍自怪以視漢季之祥何若邪非實盡喪其本心不至此矣曰既已至此宜何如爲祥計曰既已至此猶足以爲祥計邪脫當塗而有復興者持法定罪殊爲數等不過曰可稍減賈充輩耳而或曰不然彼固皆愚此其明哲也凡彼所爲僅足煽好利之小人而此所爲竟足惑好德之君子罪宜有加

將百喙莫以解脫典午得國又稍有人則又將曰向哲人之詈我也今亦烏用此報我者勢必從而賤之或又曰未盡也未盡也實以報我者動皆與同是猶自致其身者也姑以報我者時又示異是兼自藏其身者也勢將不止於賤之雖百喙又奚解也雖然尚有一說爲之將奺其鳴也哀使祥於將奺濮悔既往痛自詬責使其子孫懍懍然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則後之君子雖不能恕其半世之已甚尙未必不矜此一念之猶明柰何作書貽誡列爲善目者六而獨置忠於不言甚矣其心之餒甚矣其言之飾求其晩葢之萬一亦無有也

嗚呼當曹氏爲所欲爲亦自以爲子孫地耳豈知四維不張乃速滅亾仲達實北面臣之而卽師之子孫復何幸冀邪吾故表詳之略以爲轉移於時者戒且以爲轉移時者戒也

關帝聖蹟圖重刻遷置序

是圖本流傳宇內久矣宜良陳永齡自江南得善本歸翻刻藏於其邑聖廟既以地偏流播者鮮移於會城三義廟印行乃漸多又慮自始刻以暨遷置所有助力諸君子姓名或淹屬澧爲之序澧曰好德之心人所同也耳聞一賢輒欲悉其里居暨終身出處行事在婦人孺子猶有然者其佈之廣狹久近有不可以齊一則非人之好德有異其德之致乎人者有異也若夫浩然塞兩閒炳然齊二曜旁無所爲垠來無所爲竟如夫子者宜其逾廣而人逾若覩之切逾久而人逾若聞之新又況

在天之靈代昭靈異呼吸可通斯人畏之敬之愛之慕之口逃不盡筆之於書參伍會粹以成是圖實夫子之德之所自致也世咸怪陳壽蜀人又嘗仕蜀其志三國於蜀偏略俾當時事蹟十不存一或又追求其故以爲武侯作相不置史官致壽無注記可據灃竊以爲人亦問如夫子否耳如夫子卽無陳壽何患且使壽志夫子事蹟及其世系至該至悉亦不過迄炎興之世止耳甚而迄晉泰始之世亦止耳今披是圖歷唐宋元明以及昭代由晦而之顯由略而之詳野乘所蒐光於信史於戲此豈壽之所得而知邪惟夫子之德之所致好德之

人從而致之耳卽以武侯而較當日光輔二君楚吳蜀
秦之地靡歲靡年竭神盡智事蹟之傳有固然者至於
南征曾不數時而吾滇山陬水澨迄於今服敎畏神奇
文異記間見疊出正昔人所謂庸夫庸婦所其傳稱上
聖不得而議者亦豈當日史官所得而注記之者邪由
斯以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不能如夫子求爲夫
子之徒亦可也陳氏爲此禮樂其好德之誠而宜艮反
吾邑助力諸君子同其所好亦可樂也

王素懷先生六十壽序

君子之事盡乎分所當爲而窮達不與者也學聖賢之學篤志力行不倦既已聖賢其身矣而以其學施之於人俾有志者勉勉於聖賢之徒卽才質弗逮不能有爲亦不失爲寡過下至鄉里之閒遠方之士目睹耳聞有所感發而興起彼得志乘時澤加於民垂之無窮曾何有豪末低昂於是也是道也天定之吾師以之而與吾徒其之吾師上下古今包羅萬有其揭學徒之齋則曰出處總須先品節重輕端不在科名嚴乎義利之辨也自正學之不明凡毀齒受書卽莫不以科名爲鵠風流

旣下志於嵩得變態百出非豪傑之士稟異氣於天不克中道而知悔而師於學者卽以早歲僘之本固不搖而後華實可茂也心安不遷而後異物不擾也澧離函丈三年矣昨歲之秋師賜以書略曰自吾與汝父幼小其學泊汝諸子復從吾遊吾惟是旦夕孜孜何敢憪然少肆日月遄征蓋已屈指六十年於茲矣澧自己丑下第流浪江漢閒本之不固見異而思遷者且不一二微師知之眞而警之切誠不知其所屆矣回憶追隨時師雞鳴輒起正襟端坐待學者以時請益歷風雨寒暑不易而師躬勞而神彌固年高而氣逾充所謂莊敬日强

恭則壽者非歟親炙已久弗能竊其一體淑善其身今年來京師倖獲一第與列詞垣益多愧負學不足而名浮於實羞之所必承也修未至而任過乎才咎之所必集也惟是正道直行不敢以茍且自失庶無愧師訓歟時維五月師懸弧之辰南望引領不克與從同學諸子拜獻一觴愈念平日身受而獲益者歷歷有自因執筆莊述之一時同年中有竊見者曰是獨若師也歟哉獨若師也歟哉競爲咏歌以致景仰之意其言高下不倫禮無所於擇也因并附於左以獻

王素懷先生七十壽序

明年五月爲我夫子七十慶辰竊念遠在萬里無可展敎敬以揚休致嘏獨有文章前於辛卯歲慶師週甲曾告之二三同譜各爲歌詠彙帙上獻茲擬踵事而同門前輩施培應適來計日凡我同譜不無鴻篇鉅什可觀而知非夙淡或不免夸辭反無以當師之意不如同鄉數君子之爲愈於是相與齊整衣冠徧往造謁僉曰固所願也不日各投以所製謹從培應裝池成卷頓首百拜上言儒者肖形於天天運而不已儒者强而不息終日惕若與時偕極少而壯壯而老道昌於行恆德著於

積久所以返性情卽所以綏眉壽伊古無易也師體備聖賢之學用致高年厥量之所極匪小子所盡言詮然自從事於茲廿有三載矣飲河者孰測河之所自就腹滿而矜其味戴日者疇驗日之所行卽目徹而謝其明敢以請業所聞略言其端訓澧有曰秉彝雖自所生必反求而後實有諸己今學不講力行然為文亦見道之始夫為文者不曰代往聖言乎言者言也所以言者非言也確信義理於心而後能明之口又豈但口宣之哉且將使身有之矣徇華者徑惑希利者心賊去此二者而後漸近於聖域一曰用志不可不專操行不可不固

疴瘻累丸斯承蜩若掇愚公奉畚則操蛇知懼若晃異累遷中道輒廢絲欲絢而染樸竄方煬而薪匱難乎其有濟矣一曰學者盡己而已孫卿子有言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輟行故麥茂於霜雪而雞鳴乎風雨何論乎道足身窮何恤乎俗衆我寡一曰吾聞君子盡性矣不聞養生也賜心思黜耳目安貴賦此形為存吾神莫過於仁堅吾體莫要於禮子居惜其拔毛伯陽務於塞兌只自成其私耳焉知所求之必遂凡此者皆所親承於昔日也指以名師之藹一或亦無大失歟龍吹氣成

雲而乘之以盡神者惟其所自爲也君子卽身具德而修之以獲吉者亦無事他求也且澧之於師尤有異之乎人者矣家嚴君之言曰吾早與素翁同學彼此皆在總角曾未逾歲我遽以貧廢每遇此翁輒覺自失而此翁視我常如舊日他時逝使汝曹依之誠古人所謂難得之人師也自年十八始得脩贄請謁師輒齒之諸子之列孩養而匠成之非止一歲一月自補博士弟子爰至乎斯義則師生恩均毛裏也前年假還拜師函丈進拜師母於內堂依切瞻仰覺相違已歷九歲德煇道氣略未少衰於疇曩而家嚴君又時相過從杯酒雍容嘗

曰我兩人雖所業殊異而此數十寒暑內各以安貧守
素能無願外故雖老而所存猶强流輩濃敬爲說曰山
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水淺而不竭則沈玉極矣君子
敬承造物之所予而罔懈則因材之培亦無異矣明年
恭逢
皇上七旬萬壽薄海敷天臚慶承歡千叟備於禮宴九
如賡乎樂章絪絪乎緼緼穆穆乎皇皇師於是正七十
家嚴君七十有二不益見
聖人在上斂福以爲民錫而能萃德歸極者遂與同登
壽域也哉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凡至願欲申孰若無

疆之休凝於其所尊所親哉而際斯之時師方挈我嚴
君總鄉之耆老子弟效祝
釐乎三多敬瞻
恩於萬里退而秩秩乎叓鴇彬彬乎酌兕以式後生以
介繁祉於其方來正未有艾何小子之多幸也而豈言
之所能盡哉

羅愼齋前輩七十壽序

歲在戊申愼齋先生正七十學者將以十二月十九日縣弧令辰竭情申祝欲澧代爲文告之曰弟子壽先生烏有代爲之文者也試自爲之或從而潤飾焉可未幾以所作進則固欲澧爲文以壽先生司閽者轉白未悉其意也其言曰吾輩請業以時追隨杖履夫子藹乎若光風霽月懍乎若秋霜冬雪淵乎若鉅川廣澤皜乎若靑天白日其設敎也崇敦朴懲虛僞忠孝節義之行未嘗不反覆勸勉也苟且貪污之事未嘗不痛加規戒也諸生可謂善言先生哉顧先生所以如此者則未之反

未可謂善言先生者也先生秉靈負淑極學力以堅定廓大之而其用心尤貴於持名教當立朝時嘗糾劾一失行聞人天下懍然知檢押之宜重其人遂蹶不起又嘗於友人座見一後進不以禮自處先生怫然竝責友人不以禮處人一時朝士內顧有慚者憚之若鄂膽之憚秦鏡其端潔者願依之如布帛之就幅焉前後出入垂廿餘年及灃得步後塵爲歲未幾先生遽以終養歸是時

天子意方嚮用大臣亦告以宜且留先生顧念先大人高年不以萬鍾易循陔一日樂也夫基積則日崇源導

則日濬先生篤於名教根諸所性而勤自修治日常若不足以故根本茂盛發見不窮當在朝時職業用光復恢其緒餘貫穿經史及退處也庭幃盡力之暇推之以教從學凡所以先行誼而後文詞相勉以忠孝節義之行相規以苟且貪污之事無非是物也諸生見爲光風霽月者名教中自然之和也見爲秋霜冬雪者名教中自然之嚴也見爲鉅川廣澤青天白日者名教中涯涘不可測而光輝無不可其覿也計於今前後又幾二十年諸生從事或近或久不一柰何不究所從來邪弟子之壽先生莫過於善學先生非徒心悅誠服之謂謂其

步亦步趨亦趨也知先生爲光風霽月則勉求其所以霽若者知先生爲秋霜冬雪則勉求其所以懍若者知先生爲鉅川廣澤青天白日又勉求其淵若皜若者夫而後及則大賢次則爲端人下亦不至於世俗之闒黮焉而先生壽且無窮矣灃不及在弟子之列然厠後塵已十有八年私心嚮往竊亦有所得力故願以爲諸生告仰質先生庶幾有當萬一焉

湖南試牘序

使者按試數郡例檢試文佳者數首刻之不沒作者之善也於是應試生童亦爭先覩以爲倖將以覘使者之所好而爲揣摩之術也使者聞而恥之曰此卽義利之關不可不亟辨者矣

朝廷之取人才也由此人才之所由進於朝廷者亦由此學聖賢之道而代聖賢之言不求其何以有當於聖賢而僅僅欲徇使者之好充此念後將何所不至哉夫聖賢之道遠矣今謂爲文者所言卽皆聖賢之言不特聞者不信卽言者亦不敢自信然而人之

不能及聖賢者其自盡之功也聖賢之不能大遠於人者此同受之理也聖賢道足於身而爲言學者卽因聖賢之言以見道見旣眞則其爲言亦不遠矣天下同此人同此道也猝然而遇諸塗焉若爲燕若爲越邈不相侔矣然此之言是彼也色然喜彼之言非此也艴然怒文之爲物猶是也或曰若是則天下豈無不遇之文人矣莊生曰大聲不入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惡可强而同哉曰受於天者理無不同也盡於人者功則不可强也作之者有差等知之者亦有差等然旣已入於聖賢之道而不求乎上者取法之徒貶損以希目前之

一遇闊好高髻則且一尺闊好廣眉則方半額其不取憎於人也又有幾邪

續刻湖南試牘序

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卽漸退謂止於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稟受獨正至千餘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遠量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后膏液之淪注精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

人世不一惟不止之效也使者始來受任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文根極一理厭服衆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摘瑕發垢俾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生爲既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眞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之與阿其不然者卽前蛟螭而後蟈蚓淚爲諸生病尤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啄菢之力負

聖主委任縻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

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投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日邁月征歲試又且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毋乃以是爲可止耶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炯炯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耶方鞭心策力之時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其間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

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強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孤大造賦畀之美與

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邪因再裒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爲松柏者邪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邪噫嘻惟日望之已矣

常熟趙氏復兒能序

歲戊申秋湘潭令趙韡軒告灃言父考庭先生按翁前輩覃溪詩詣曲阜顏氏求其先文毅兒能屬灃爲之序灃言是可必得兒能於顏氏者然俟既得而序之未晚比冬果以得告按潁陽贈文毅兒能史不載其事得毋以潁陽執政後頗與文毅諸君子牾遂並其前美略之邪文毅卒以兒能予埼氏得毋亦以潁陽與牾之故心輕其物不復貽子孫世守邪然灃竊觀此一節爲文毅諸君子固難而潁陽亦不易之事固論所係何如也江陵自以才足屈伸天下所爲不卹人言亦孔多矣一時

與之持者公私得失或不無參半獨聞父喪不即去位萬萬無可解於人心文毅諸君子爭之豈誠所謂意氣感激將一見之以爲不再之節邪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此而可忍將孰不可以忍故拜疏受杖瀕於死而不計者所以挽爲人子者無死其愛親之心也而心悅是舉贈物見意者所以獎爲人臣者各盡其彌時之義也其不其禍幸矣由是言之兕觥之在趙氏亦文毅腊肉之亞文毅之靈不後兕觥維流傳百年卒應趙氏是歸其不先不後自考庭先生得之者厥後有故焉文毅嘗仿宋范文正爲義田詔後人矣久之漸滅十九考

庭官山左積常俸所入復幾過半春秋享祠愾然如見文穀兒餓不於考庭歸而誰歸此又足以示爲人後者奉先之孝矣澧故不恥弇陋作序以應韓軒復係之詩短喪之說下愚所諱始禍何人流毒無旣父喪廿七遽起視事彼哉方遞謬託漢制明明居心變且加厲覺難一日釋此權位宋所由弱羣狂助吠不有君子誰挽頹瀆炯然者心浩乎其氣以章民彝物則萬世有孫繩武靑餼𣴎熾宜曾宜元孝思無匱兒餓旣得栝棬等貴春筵秋几薦香達味頫陽銘刻應留天地我作家歌用彰氣類

夏綗菴詩集序

灃自童時喜誦前人詩以其言易曉非如四子諸書雖父師講析猶不悉了了也亾友陳再馮長灃八歲其大毋爲鄉王汞齋先生同產故家多有先正遺書性又與詩近灃與游時竊見所作已盈一囊取而讀之再馮亦不斳且時爲指說法度皆尊公先生所面受於舅氏而更以授之者灃於是乃竊效爲五七言數年後同補弟子員未幾奉

功令鄉會及歲科試皆增五言排律一首於是與同輩更唱迭和不一而足然皆正之再馮依爲準則久之利

病所在稍若有會於心及倖擬一科馳驅在外十數年再馮下世久矣深愧所業較之從前不過唯之與阿特取他人所業以觀微能辨其高下淺深厚薄同道之士不恥下問亦閒就所見爲之貢直大抵以其年少於澧雖多掎摭不以自怪也南甯夏絅菴五兄吾先達也年長於澧凡　歲自擢牧欽州時相見都下輒不惜忘年下交然未一與談詩也及亡友彭南池筮仕粵海久之走書稱絅菴政事之餘蓋無日不事於此心實儀之不幸以大故還里而絅菴亦以疾歸出篋中諸稾備使閱之大體質實無浮藻率胸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

氣體自咸事親交友忠
主庇民之忱與所處之地咸使人可一望而知其餘流
連光景諸作大抵亦各有一綢菴在非徒然者比也孰
閱久之敬還其槖旋來訴曰湙知子肯爲同人揄摭利
病故以相屬不謂竟於我不爾豈謂我老不足與語敬
謝之曰非敢然非敢然也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
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自度誠不能有加於
吾兄故亘雖然此道固天下古今公理之所存樝梨橘
柚味不同而皆可於口者此不必知味者乃知之但能
味味者知之矣無已請爲吾兄別其不甚可於口者而

標其可於口者試持以質海內宗工與後來之哲當不以為大謬不然也計去者十三存者十七凡古近體五七言若干首賢梓鎮奎亦用功此道有所得者幸卽擇剞劂氏之善付之可矣

涂二餘靜甯紀事詩序

甲寅長夏涂二餘來京師出近作示灃卷中靜甯紀事一篇千八百字讀竟悉然自咎前失始是甲辰之冬客過湖湘言二餘守靜甯賊勢甚逼城故有礮而無丸鍛之不就倉皇閒有十餘歲兒持三丸進因以擊賊城獲全求賞其兒不可得咸異以爲神助灃曰此恆事也何異之有二餘官是土者也神則血食是土者也官是土者城存與存血食是土者不亦念城存與存乎況聖人御宇仁昭義立德博化廣率土人民自其祖父以來世沐太平之福而逆回田五敢踵蘇四十三作孼山

川百神度無不滨恫而思假手以效靈特以人謀不臧往往欲福難爲功耳靜甯之事恆也無足異也今讀其詩乃知二餘正非偶然者其於禍之始萌也料之明禍將及也備之豫而慮之周故其旣及也處之從容而不擾此猶人所能也其能率邑諸父老子弟惟已之從一乃心非素日有溁信孚於民者其能至是邪推斯所爲則雖兵窮倉竭猶足合衆氣以禽賊神之佑之誠非偶然而灃始乃覘之易易也灃今年五十有五念吾鄉交遊中鬱屈無所於試者不少其當百里之任亦率不遇盤錯無以章其利器而二餘以是章於西後數年彭南

池復有所以章於東二餘長灃二歲體貌魁梧人望生
畏南池少灃二歲則清羸如不勝衣乃憤海賊病民地
方文吏僅僅幸其出境得免咎因率丁壯親執桴鼓窮
追出洋幾及千里力戰鯨浪之間卒梟渠魁與二餘後
先仰受
帝知今不幸南池已矣灃嘗爲志其墓以爲平生所抱
未施十一使天下後世僅僅以擊賊一節知我南池是
南池之不幸也二餘擢刺肅州亦復蹉跎頹
聖主惜其前績使得收之桑榆今而後不擇事而安之
竭其一誠變化萬有其待紀者夫豈有量而僅僅靜甯

守城一節耶或讀二餘是詩激賞之勸其付梓灃亦以爲然獅子王搏象用全力者也其搏兔亦用全力者也觀二餘是舉可以律其平日之處事並可以律其後來之處事又一一皆身所歷與掉弄筆墨爲人作照多所塗澤者不啻逕庭誠不應秘之篋中若其詩之才力法度與其所淵源則從事於詩者自能品之不待贅言也

綱鑑輯略序

古書無刻本好古積學之士於書皆手寫成編雖由得書之難亦所以讀書者與後世異古人讀一書必求竟乎一書之蘊使記憶尙不能熟則書自書而我自我雖嘗識面轉盼已若秦越一旦索之望一漏萬怳恍不敢自信則亦何益之有哉故手寫一敵口誦十視僅一過目有不可道里計者嗚呼今欲以此語人鮮有不笑其迂拙者矣舅外祖時熙先生負經世志時命不偶作客諸侯又以方直多不合倉貧以老澧自初學言語時暨補弟子員嘗左右膝側叨聞訓辭每於人心邪正風俗

盛衰及國家治亂存亾之故輒反覆詳明剖抉原委以為不知古無以鑑今竊嘗服先生攷覈之精評騭之確縱橫引證氣溢鬢眉而不知致此何由也先生下世數年澧始通籍待罪史館今春假還拜先生靈前諸舅乃出手寫歷朝綱鑑本相示含涕再讀仰見遺微善善惡惡根諸天性不必自出意見為襃貶而上下古今公非公是心所明而口欲語者一一即舊史傳之向使獲用於時以其所得施之事為當卓然高視前人乃屈鬱終身僅以是帙傳示後之眞能學古讀書者以為師法其亦可悲也矣

孫鶴齋重宴鹿鳴序

士舉於鄉歌鹿鳴而上禮部也三年一科合直省蓋千百餘人歷三百六十五甲子加科不計計二十科當二萬四千餘人爲數不可謂不多其閒賢相名卿監司守令師儒或以德或以功或以文章政事懿行嘉言著者皆出其中未嘗不肩差踵接彰

國家得人之盛惟是始與斯宴繼而重與斯宴者則不數僂指而盡焉豈非閒氣所鍾保期頤耄耋之瑞不可多得乎雖然猶非語於躬履極盛者也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柔兆執徐沿故事命直省開

恩科先生舉於鄉當是之時年二十有餘耳槐黃得意灑然以遊然未嘗不疑忌後時或十年二三十年人事遷流勿論其髮皤齒豁售於暮年即其與先生年相上下自負去日少而意氣甚盛者敢自定爲何若邪乃閱時稍久同譜故人多已先躋仕路而先生乃中歲驥足屈於百里宰閩之甯洋數年歸然甯洋人至今尸祝奉之而賢子亦舉於鄉凡修之己而推施者效可略識已今年旃蒙單閼爲

皇上御極之六十年明年柔兆執徐將内

禪大寶爲

嗣皇帝之元年是以旃蒙單閼之正科特命先一年舉
行而以今秋爲柔兆執徐之加科
聖聖相授敷天率土慶喜無疆嘉惠士林特設之鄉科
凡幸而獲與者蹌蹌濟濟聽笙瑟之奏承幣帛之將猶
將三百六十五甲子之前黃髮齯齒與諸新進至止鳳
將九雛曾何足喻顧直省之中惟閩渊水有馮孟亭先
生一人吾滇則先生一人而已
國家設科實沿明制而有明一代末始加科至我
朝始加科相望而
皇上以八旬有六之年益愼德而懷永圖以是年

御極以是年授之

聖子遐稽史册所傳實千古之所未有而士大夫以是年舉於鄉復於是年重宴鹿鳴者又豈非千古極盛之遇乎哉灃爲先生兒子之同年亦先生子弟行也方屐躧灤陽去鄉萬里先生與宴時不追從奉侍几杖惟謀之同里諸君子之遊京師者作爲詩歌以鳴其盛復援筆而僭爲序

桂花廳讌集序

桂樹及後院負垣竹皆北平李杏圃先生手植者先生去此二十年灃乃來任相別灤陽咨舊政姝恐而未之及也明年歲在甲辰灃如郴州先生致書自江西意極惓惓長嗣敬亭適爲州守因話及隨侍蓺竹蒔桂如昨日事未幾先生由江西督學換節撫軍已而移節來撫是邦秋七月灃還自邵陽方扃闈句當先生又將移節江漢八月撤闈亟治具延先生及羅慎齋余存吾二先生䣛飲於茲桂猶盛開相對樂甚各賦詩篇且謂不可以不以諗後之君子使勤封殖也於是乎書時乾隆丙

午八月

錢南園通政後李杏圃中丞二十年視學湘中適中丞撫湘會飲學使署通政敘其大略如此余後通政六十餘年視學是邦又十三年撫湘温味秋學使試事甫竣適得通政爲李敬亭書此序出以相示溯李中丞視學時距今已百年桂樹無恙垣竹屢修余與味秋皆後之勤封殖者也撫今追昔爲志數語歸之時同治庚午閏十月鄉後學劉崐書

雙節堂贈言集後

會試同年餘姚邵晉涵嘗以其同郡汪輝祖二節母事告灃且稱輝祖舉戊子浙江鄉試於灃爲同年後五年成進士媿未之識今年春二月出宰永州甯遠縣始得識於衡陽夏五月再見零陵持所刻雙節堂贈言集及越女表微錄示灃受而讀之竟嗚呼二母所爲尚矣顧其來之所自不可誣也觀淇縣本末可不謂之仁心爲質者與不卑小官循循然盡其分所當爲與力所能爲期於物無負而止妻若妾觀型淡矣故當身之既沒亦各卽分所當爲與力所能爲而盡之形分而心不異勢

難而氣益厲不至於事之濟不敢以爲志之遂至聲聞於

帝光施來世非所謂捷若枹鼓者與士有教家之責不自側身修行將以所難者覬巾幗豈可得也抑淇縣亦有所自觀其先人能知後之將大命易輝祖故名非生平隱德實有可自信而信諸子孫者不能也降之百祥降之百殃視其身之所作必有餘慶必有餘殃洊於家之所積昭昭自古不爽也輝祖承累代之遺又親見二母所爲卓卓如此宜乎其側身修行無忝所生日增月益之不已也今既有社有人天下皆拭目觀他日之成

然讀是集已可知知㷍祖之體讀越女表微錄又可以知
㷍祖之用

吳建軒制義序

同年吳建軒制義若干首前輩姚雪門先生序之勸其梓行建軒示我得卒讀歎曰先生勗茲人士意至遠矣後生小子之通病莫甚於貴耳賤目薄今人而愛古人貴耳賤目卑不足道矣薄今人而愛古人疑若其姿之高而實則氣浮而意疏惟其浮則曰彼彼也與我才相若學相等也惟其疏則並不察彼之何以爲才與其何以爲學而才且學者又惟是自成於己不斷人知於是並世而生終相近而不能相與有成建軒今之古人也其文則以古人之文爲今時之文博取而約用之冥接

而顯出之以精確不易細密無間爲極內肆而外嚴也求之未有制義之前吾不敢知之矣若求之自有制義以來如建軒者固可以無愧矣是故雪門之意若曰吾於此得一建軒何其不數數得若建軒者也將後生小子薄建軒而不爲亦建軒不出其所有以使之知耳若其知之則爲建軒必有道矣竭其才以造理理所不居不以罔才久則中之虛足以受衆說之是入而融焉中之實又足以辭衆說之非撥而棄焉而後操筆爲文有不及建軒之精確細密不敢已而建軒之所學亦思過半矣讀是編者其爲益豈少少哉抑吾觀建軒成進士

僅宦岳州學博凡衡湘之士苟欲從遊一航可至目誠使任職在中不則北在齊晉西入秦蜀南之滇粵東履吳越不但往從之難即建軒乃心於公亦豈能爲學者一一口說指畫如今之暇邪後生小子愛古人甚者必以不得親見古人爲憾然使親見古人登其堂以學其所學不過得其口說而指畫焉止矣吾故推雪門先生之意以爲姿之高者勸並以驚憒憒焉責目而賤目者

石刻靈飛經跋

小楷世傳黃庭經樂毅論諸刻本非失靡弱即太木彊廬山面目不存宜久矣此本筆法種種呈露允爲臨池上品老顛嘗言石刻不可學此語殆未足定定武蘭亭歷爲世寶安得昭陵繭紙化身千億人給一帖邪

一用嚴說 書刻澧州試院廳事後

寬則慢微獨無以警無良嘗因之詿誤善類故道莫尚於嚴且未有用嚴而已敢偷惰者自鞭之道亦在是矣

答某中丞書

五月十三日拜書具仰厚意天譴不肖大故連遭忽焉服闋勢不敢不卽北上因前會同一事不識獲咎何由去秋八月行及鼎州特遣一奴子詣潭覓舊吏鈔寄底案是奴殊鈍直至今春二月始能以所鈔至伏視之竟乃知實受明公之賜循心自揣撫任戰兢自獲近仁字前後數年竊謂循行職事可以質之寮友告之鬼神卽如此一事力辦幾及一年不謂去官而後變態乃更若此吾徒知效一官亦何在得一絕免後患之道也不得而已委之於命然前實有所最痛一事而後有所難處

之端方始聞命也先慈殯猶在寢先君老病懼或傷之
匿不敢告竊冀老人壽更百年不肖子或更有桑榆之
補然後具以實聞不謂其竟已矣至今念之猶有餘痛
所謂難處者謬荷
聖慈得以忝列曹司正恐引
見不時或蒙
詢及從前案由若竟據實以對將不免多生事端既有
所不忍若不過朦朧引咎則不但俯欺一心實亦仰欺
君父又有所不敢早夜思維誠不得一途由之使兩全
無憾也前蒙廉使還承大君子不以雲泥之隔注念拳

拳茲復引而益親實出願望之外禮無來而不往然亦不敢匿怨友人謹此片紙披露腹心自今而後誠不敢更聞命矣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五

昆明 錢灃 東注

長沙縣修學記

古者無役不出民力也人受百畒公旬三日民力又視地力惟聖人不忍盡用之期於必不得已聖人之仁也必不得已則受役者若無役民之義也魯僖作泮宮春秋不書說者以爲是非得已而不已者也自聖人道微井田破壞役民乃卒亾度民亦因之自惜其力不願受役於公屢代不鑒其轍我

國家龍興乃一切悉掃除積弊

聖聖相承立法日詳惟正之供外悉令民得自厚其私苟或煩其一手一足卽發帑金一如直予之是何也衣食足然後可望其興行也三代盛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非由異道也是故嚴以繩官司不使豪毛或縱累吾民下之仁寬以養民使各俯仰自足堅其戴上之義義堅且熟自有不待號令而能抒其情於立法之外者也迄於今百有餘年有見事之當爲而不爲者必非民也其民之翹然秀異號爲士而收之學者而視必不可已事不亟起倡之斷宜無有也邑之學邑之風教所根人材所以陶治而成之地也長沙縣學前　年迄今

年必不可已於修者也學之士曰是誠在我柰何欲
上請帑又一士曰古人恥獨爲君子是宜公之於衆又
一士曰我士也我之先則民也凡若民也安見其子若
孫不爲士也公之衆不必限於士又一士曰若然宜各
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差又一士曰若然則莫若稽其地
之所入然地籍掌於吏不白官司不可以得籍且無所
統以覈吾成於是合辭上請官司以爲義也闔邑之士
與凡有田之民咸欣欣然樂觀其速成乃未幾而有敗
其成者出控於大府曰
朝廷之法惟正之供外豪毛不以及民茲且稽地以取

賣于禁請亟懲治蓋是時凡士民所樂輸數已逾千吏之奸者度可攫取也又有儼然號爲士者與吏之奸者比也非其父兄卽其姻黨廉恥之不顧出死力與好義者相難也賈知此逾千之數拔戶以還之彼慕義必不願復受此鳩工庀材雖亟欲事之成然旣畏義又必不敢索取可以分而有也嗚呼茲邑被化之已久何以猶若是之多敗類也而學之修卒以觀成於是又嘆此無良者訖無以搖吾士氣而使之靡益見

國家之化入人者深也當是之時大府旣洞燭羣奸方

將窮治以申諸士之義諸士則日本圖修學故善不敢以一二人戸也不敢岐民於士之外故籍地以為均也然

國家實無此例而私舉之謂之干禁亦宜也始實授以可乘之隙而因使陷于不義而復視其罹于辟尤有所大不忍者也於是盡棄前謀力任後功大府嘉之曰是誠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也既落成請記于督學使者使者乃詳書之不沒其實首事之士曰左本選王章周晴溪屈世甲易文煥柳文炳曹味書黃鼇吳桐解震楚鄭玉堂及凡於是役所有助力者悉令刊名碑陰

所以爲後時之踵斯事者勸且懲也

重修岳州試院記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歲奉
命如粵西過岳州假宿考院從者曰考棚近在西偏頗不治然不暇觀也越癸卯歲來爲督學考棚是所有事過訪郡守及巴陵令皆公出抵省垣見之屢屬亟爲之所明年冬來按歲試邑令齊河馬君見龍告以措費六百餘金郡守委某官承修余入周視竊訝費多而工惡一日坐至公堂覆試諸生東號七八間瓦輒崩落數椽亟召馬君入視相與吝嗟久之明年西號南號同時並傾馬令以狀報且言卒莫籌費當俟徐圖比冬來按科

試則權令固始吳君琪暫爲營茇焉冷雨澀不遽晴上漏下溼𢘽期者再僅及歲事時有投狀者稱平江民吳嗣龍願獨出貲修之且稱平日繕造橋梁已不一足願余一言奬成余謂吳氏好義果如此何但奬以一言宜爲之製文刻石以壽無窮檄平江令稽實報焉已而寂如比再承留任之

命吳氏子弟始以狀聞則嗣龍已下世矣平江令某初承余檄求賄吳氏不應假他故執其子弟苦之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令某既去權令許君順以今年夏報吳氏諸子承父遺命仍將舉行前議余聞而感嘆竟數時義

之所在有勸之而漠不應者矣矧不關勸而自致者乎
有不待阻之而自熸者矣矧閼之挫之而終自致者乎
吳嗣龍能爾宜乎諸子亦能不忝其父也我
國家
聖聖相承海宇清晏厚恤民力而不忍或傷垂百有餘
年故吳氏服田力穡不荒於嬉得以其本富輸誠爲公
而不肖有司幾何不至債敗豈所謂性與人殊與嗚呼
是可戒已工始今年四月凡越五月落成冬十月來歲
試周視之上及至公堂下至龍門官廳號舍卓覺之屬
一體堅厚嚴密既華既整照耀衆目嗣龍不誠足因之

不朽矣哉舉工後猶有妄爲異同者賴觀察使臧公榮
靑權郡守李君之栻權巴陵令鮑君振飛持之而止余
詳書之以見君子小人異趣何時何地無之惟在後之
人愼所以處之而已費約二千六百有奇嗣龍子先燿
先誠先輝先煥合力任之督工則先燿子光珠也巴陵
典史朱君聚雲亦與有力焉悉應詳書

重修澧州試院記

余旣按試岳郡次及澧入署視堂宅及試士所煥如也賓御咸驚以爲得未曾有州守范君來謁言修於是年春月而適落成於余至之前月因屬余爲記按澧故隸岳旣分州應試者猶涉重湖頗以爲病康熙五十四年前使者因諸生之意請於

朝六屬咸出資始創茲署歲久日隳多士雖冀得新之然各私其力情不萃一今之新於范君則萃州屬一旦而成之無需時日焉內宅爲使者私不具道宅南爲大堂東西偏對設二門試士由東偏入至公堂在中修廣

若干堂前陳直隸前屏牆而止與東西牆皆牆內有衖
衖內棚各二區東上九楹下八楹西上九楹下六楹門
出西二區之間每楹五字字列十二坐位率以石為趾
截橫板其上徧若桌廡棨桴堅厚皆倍於常而重門扃
固尤便於使者關防吏卒皆處大堂西偏列屋十有四
楹因其地所以章別也夫
國家培養人士無不曲至直省情形但有弗便使者請
之而朝議未或有異茲署之設稱便者垂七十餘年顧
始則聯六屬邑捐貲共幸其成成而漸毀而謀所以新
之以為是非一人事相視而莫之先鮮或出一緡助焉

今范君乃僅率州人一旦而成之其爲力如何也余自來岳陽其文場湫隘坐次不甯方將與岳守經紀其事而茲署早已如此則人固勇於義然信而後勞令出而人莫之悍非賢者固不足以及此范君名元琳江蘇如皋人嘗宰長沙善化等縣所至皆有聲謹書之以告後人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事爲衆情所利未有不宜亟興者也亟興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成以此見興事之難洞庭天下巨浸南匯衆水北輸之江至巴陵城下兩陼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荊河腦招舟而濟日千餘人以非通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業貧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爲苦又常不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洶湧重舟絕流一再簸蕩輒至沈沒春冬涸淺然風飆不時重舟之患亦復如之

巴陵趙氏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死力撓其成至訟於督撫各憲司予膺簡命來視學非有地方之責投牒訴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也且衆怒集焉今冬予來按試岳州闔屬諸生以事旣成請爲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登模嘗官於浙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碁置屋又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義且衆情利之然撓者曾無多

人必至今而餤始熄彼其利在己立心專而蕪徒之志壹也義渡之設獲濟者衆然所利者在人也賢者造事終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產置渡者之心爲心平庸人莫不好逸惡勞役役然終日爲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多載爲便必先堅緻其舟帆檣篙櫓之屬亦必完好而後求濟者不致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畏然操之者以爲非己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敝又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爲患又豈小小哉事創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以爲姑盡吾之所爲餘以付之來者於

君子造事之哲或猶有所未盡也夫利人之心誠專又必與我爲徒者亦無不壹其志斯永永無敝之道矣雖然又豈可爲後來者寬哉前人美意所存視其力所可致卽無不致其力君子人與

滿花軒記

天運六十年一周甲子自談祿命者推人行運有花木移接之象謂之曰花甲子其辭殊不雅馴而由來已久但言花甲俗雖婦孺無不知者人生花甲一周俗無不裒然悅其壽者荼陵譚萬川今年六十築小軒於宅自顏之曰滿花延俗語以紀其實也仲子人豪謁作記焉客適過之曰萬川士人柰何囿於俗也應之曰士人誦讀古聖賢載籍考見其行事返而驗之日用彝倫隱微之地纛廸檢押不及於古不敢懈焉此必不可以俗自囿者也次則發爲文章亦必以古人爲的不懈而必求

反焉不可爲俗所囿者也若夫生斯長斯居游於斯一切服習語言久矣熟之而必薄之以爲俗也而不顧同是亦不可以已乎而況花甲之說天下之所其知其聞夫豈一鄉一邑之語哉某在湖湘間六歲於萬川雖未詳識其行而每欣賞其文並欣賞人豪之文皆實寢食於先正灦液義理內足於心而發之於口氣淸體拔度越恆流遠矣越五年來京師人豪已充覺羅官學教習復執弟子禮恂恂如舊時退而考其行循其本分而名場華競之風無所染也雖其天資學力有所使然然非自稺齒時庭除閒本身爲教規而矩之者至孰保素絲

不移黃黑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因是以略有以窺萬川素行矣然亦且置無論但論其顏軒非甚平易近情者所爲邪士力於學問有獲而處鄉俗平易近情若是亦當於古君子中求之矣因樂爲記寄萬川谿壁知孺人去年已六十偕老之慶親戚朋友俟誕日必來稱觴可共觀焉

王素懷先生暨張孺人墓志銘

先生諱瑾字素懷一字獻之少與兄諱達及灃先子同學於星貢曹氏灃未毀齒先子將授以書慨然曰吾就外傅時八齡矣同隊固不一足惟王氏兄弟秀出仲猶少吾二歲清湃濁渠當時已其指且伯氏早舉於鄉仲設帳授徒甚盛顧念舊見我未嘗白眼恨所居稍遠爾大穉弱不能遣往從事灃心識之不敢忘及年十八始得及門受業先生之爲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屛之以爲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愼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介混雖破萬卷

徒以取罪聖賢講論技藝亦斤斤於是淡爽時俗所談[illegible]裁以爲窮達有命惟不知命者斯爲所搖奪蒙童但能執筆輒課以辨別字形兼日用所需物令書數使之之肄習或謂子爲教高者旣過高卑者何又過卑先生笑曰此自小學遺意人多不察且子視諸童他日固皆能別之於學宮之於朝邪不能而使可各適於日用亦其父兄之所望耳前後五十餘年及門高下殆千餘人先生誨之不倦如一日澧之執贄當丁丑歲春辛巳八月當道簡人五華書院先生曰貧窶若斯得貲膏火甚善然彼地兩迤才雋所匯稍能樹幟皆必大有挾持然

大率藝祇此此爾今往將遂以自足吾慮爾之退機將自此始先子亦以爲慮乃命有所課業皆復請正如追隨函丈時戊子幸一第北上丙申暫歸從及門前輩施君培應時侍杖履一日顧而嘆曰吾不喜二子成名喜無一人於吾前瑕疵二子之品者二子歲月方長幸更以所及見概所不見未幾遭復北上牽迫久之以內憂歸徒能拜墓一痛則猶權厝佳城未卜也嗚呼吾師生平蘊蓄道德本諸身以爲教豈惟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卽當時同輩諸老語之無不心折故少司馬錢公士雲嘗言久不見素懷見素懷之徒如見素懷施君培應溫溫

得素懷之雅吾宗灃落落得素懷之節嗚呼灃固無足長短然豈契之不淡能爲是言耶今年諸子咸謂灃曰先考妣窀穸未定日夜靡不盡心然求得有時將敬合窆非子不能爲銘以掩諸幽敬對曰灃分內也謹按先生本河陽武氏自考諱㫒俊始爲昆明王氏壻生三子伯氏改復本姓仍入河陽籍中戊午鄉試仕終階州西固同知先生及弟瓊皆籍昆明先生以明經選永平訓導旋卒弟亦復本姓入武庠兄弟友愛老而益篤初娶蕭孺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孺人賢能內助先生恃舌耕諸所不繼紡績鍼黹彌縫之生六子長祖堂次祖墉

玄祖壙孀玄祖璧玄祖墉後先生七年卒玄祖均女三人先生生於康熙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甲辰年五月二十六日孺人生於康熙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卒於乾隆辛丑年七月初七日

銘曰道之不墜世有守者不與時遷何今非古繩尺無象內檢之心孤益有鄰百世其風一言一行身實親炙誕告萬年勒銘幽宅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陳嘯廬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世烈字允文嘯廬其號也先世蜀之巴縣人明末流寇之難祖考諱仲舉挈妣劉氏避地入滇卜居建水遂爲滇人考諱天武歷官雲南臨元鎭標右營遊擊娶夏氏生二子先生其次也八歲孤露母氏勖之力學舉雍正壬子鄉試第二癸丑會試遇大挑例已列一等大學士鄂文端公特抑之召至私第勖以遠大贈金遣歸丁巳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故事國子監司業缺出以翰林俸最深者十人引見先生俸頗後適以輪班引

見越次授之異數也丁卯鄉試充廣西正考官尋擢翰
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遷大理寺少卿充中嶽南嶽及諸古
帝陵祭告使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歲庚午坐誤封
發票本鐫級賚非己過代同官者受過也已蒙
召見問陳世烈閣學缺在否執政對已奏補有人
恩旨降二級補用次日聞內艱奔歸服闋將北上而痰
病作體素豐碩自南回至江夏時以是疾數日不知人
事湖北巡撫奏明留治得愈至是呈明在籍調理然夏
暑勞勩輒作因遂不敢遠涉歲癸酉制府愛公聘掌五

華書院講席慨然曰是亦所以報
國也前後六年育才甚衆及歲戊子撫軍鄂公實文端
季子復敦請掌舊席澧於是得廁弟子之末一日講業
畢謂曰爾無謂我今乃識爾爾前與楊焯之吾土楊焯
嘗受業禮當謁吾爾不隨往吾心已異爾程子言鄉村
裏坐不覺壞多少後生我則疾今日後生喜遊達者之
門十九爲虛聲爾他日得志尤願無忘故步澧生也晚
當甲戌以後已卯以前不及從諸賢如同邑翰林編修
施君培應布政使周君樽及得友楊君焯及列門下時
楊已作令河南是時同輩咸以文藝相高不謂先生所

拳拳乃出於尋常喜好如此也先生之旦議也合坐者
實溧陽史相國所親而先生任有加二級可邀議抵溧
陽因以爲諷先生毅然曰微公言亦實不忍其貧老及
奏上被鐫怡然不以屑意還里以後絕口不道雖妻子
亦不知其實比澧官都下得從前輩少廷尉周公於禮
粵西大銀臺蔣公戺騏游杯酒談往廷尉於先生爲後
進距先生旦議僅一年銀臺則先生丁卯鄉試所得士
也嗚呼古所稱盛德君子誠何以過邪康熙五十三年
土賊李天極朱六飛擁乞兒衞枝葉謀亂事覺六飛走
匿臨安郡淡山先生之考贈公追捕得其從逆名籍詞

曰此非誆兒餌誘卽賊輩妥援張其黨與之衆耳巨魁伏法輒手自焚或以爲言曰吾甯以此得過不欲多殺爲功灃毀齒時故老猶有稱道其事以爲流慶及後人者槪先生甘於罣議一節誠古所謂式穀之似邪灃於門牆爲後進見賞乃以涓勵其他匠成諸賢就所長而進之者其不各有得力邪惜不及裒而紀之也先生自祖考妣入滇以考貴贈祖考昭勇將軍祖妣淑人考亦授昭勇將軍妣封淑人及先生官庶常恭遇
覃恩皆改從文階贈封一如先生配王夫人先先生卒子一人安康建水縣學廩生孫二人與咸謙恆女一人

適副榜蘇甡孫女四人生康熙丁亥年七月初二日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初八日壽八十有四今年安康走告灃曰先子待君勒銘而後葬灃惴懼不敢辭謹撮目見耳聞之大者若夫門內懿行及官侍從受
恩節次與生平著述安康已紀家乘不復及

銘曰於惟治古在廷咸讓譽則不尸或甘分謗雝雝吾師谷虛澤深於何不茹維仁宅心不盡厥施以迪後生中行匪易厲狷裁狂天篤厥壽何必久位至樂無假疏水餘味佳城一閉天下惜之億萬千年視此刻辭

彭南池司馬墓志銘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於用非狡卽苟故君子務先治身然孰謂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歿蓋逾年矣天下賢人君子爲國家惜南池稱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爲之實紀掩諸幽以壽無窮南池世爲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兄女也先生時以清修厚德型於鄉里

南池實仰止之自失侍後卒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過嗜慾爲喫緊事雖半菽不繼不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聳肩終夕凡少年馳騖事絕無所染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其以貧故姍侮之者釋然無所於校也吾與閒隔必歷數年始一聚首中閒惟自辛酉之春迄明年夏五對牀京邸日或易衣而出懍然淸癯驕榮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嚬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堅定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試知縣粵東補封川令歷五年調任香山每一達書無不以不變塞相勖以

躬出洋梟鉅盜林亞五等特受
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粤檄署
同知瓊州專捕餘盜遂歷諸幽險備得情形將見當事
面陳之疾卒於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之爲南池豈爲
是區區提民役數艘出洋梟盜畢乃志事邪顧不用於
天凡思竭誠極慮以效於
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
是事豈吾南池之幸邪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
知其有以定於素幾以爲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
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虧帑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

不一端爲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略以地連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獲連劫鄰境者數盜上官反欲抑之慮南池欲以此見功將必形他玩盜者罪而不知其相時之急以此爲切務也及後之出洋也亦以信之結於民者淚能必民之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挾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話言而已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

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爲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也初娶某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粤時以尙無子納一妾已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啟父請以弟之子書城爲嗣嗚呼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生卒葬年月日時別書於后藏諸幽

銘曰民之命兮

帝時恩以康也分人以政兮孰其以爲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夭而呼可應兮願其致與詳也

文母劉太孺人墓表

太孺人劉氏邑處士劉公子詔女也

敕封修職郎南安州訓導恆菴府君故籍楚雄充鎭提塘官駐會城四十猶未有子嫡余太孺人在籍遠弗便因納太孺人焉舉五丈夫子一女長子泰運中己酉鄉試終元江州學正與灃同年補弟子員故於太孺人行事知之較悉謹表其大者太孺人之來歸也恆菴公生事轂薄力佐內政得小康輒勸營廬室爲迎養計時公大父已衰耄不能遠涉父與母暫至父輒歸侍未幾先以疾逝公奔歸大父亦尋逝母故善病畱會城疊罹凶

慘至洸劇太孺人嘗藥餌廢寢食者累旬禱神願以身代後患頭風攻目屢屬醫罔效太孺人護侍左右未事爲備先意用導最後病革執手泣曰汝事我二十年如一日願汝婦事汝亦如是矣先是恆菴公內兄寡來依母弟居太孺人相與愛憐若同產兩弟喪弟婦亦繼喪諸子女煢煢賴恆菴公爲營婚嫁太孺人禮秩一如所生事公始終凡四十年既畢喪謂諸子曰汝嫡母老汝父在歲中猶時以事往得有所芘茲已矣其亟迎之來諸子奉命往嫡則曰誠爾先墓誰託者且以汝父頻年所蓄足溫飽我泰運貲得

貤封我居此不願往矣時人兩賢之太孺人天性勤勵老猶不廢操作諸子諫之則曰汝輩離襁褓即足衣食知安居無事之樂耳汝父起家貧寒備嘗艱難以有今日豈聞且見之乎而況若諸婦乎凡吾所爲如是而後心即安且正所以爲教也恭逢乾隆四十二年

升祔覃恩貤封孺人泰運弟景運應運翊運鍾運應運早卒鍾運太孺人服闋後始中丙午鄉試候選知縣女嫁楚雄廩膳生十世孫五岱崇岐嶧嶼女孫六人太孺人生卒年月及餘行事原任分巡河南陝汝道昆陽趙

檢齋先生既爲志銘掩諸幽不復詳

文西浦小傳

西浦名泰運字健齋西浦其別號又號陶廬年十九中己酉鄉試庚辰下第留京師辛巳再試不利歸故麻城令同邑楊夢舫丞芳工詩主西崑體處士施竹田炯詩格頗與之類夢舫時方下第竹田遊京師亦倦先後歸西浦數從遊處肆力歌咏又布衣孫髯故三原人也詩名藉稱尤早記覽亦博夢舫竹田皆輕之西浦不謂然亦數過從講論丙戌會試復不利辛酉再上又黜落寓京師城南龍泉僧寺今香山令蒙化彭南池翥長樂令丁憂同邑王宜泉運昌南甯敎諭今在告后屏羅有亭

慶恩弟安甯學正今在告際叔會恩曁予六人昕夕砥礪易衣而出故大理寺少卿曾錤周立厓先生雅重西浦折節與交楊夢舫故與立厓同學友善時將次得官亦至寓立厓聽雨樓每佳勝輒邀西浦予及宜泉有亭亦數數與俱歡諧沈醉竟夜達旦明年會試復見遺與大挑得二等羅氏兄弟亦二等或爲惜之西浦怡然曰親老正便我養也且得專故業再上不猶愈於遂廢此事者乎借補南安訓導乙未復不遇戲謂人曰吾如楊昭五有問之者亦將數馬對矣楊昭五名廒先晉甯人今官東川教授

朝廷恩例凡雲貴會試往來皆得乘驛自邑之滇陽驛至兵部皇華驛凡九十有七楊故屢上不遇爲此言自嘲也明年丁父艱歸悉以家事任仲弟率餘弟讀書恂恂皆著時譽服闋補騰越學正丁嫡母艱起服補元江學正母老欲閭侍不許不得已行聞艱奔歸哀毀骨立尋中喉風一夕卒年四十四性和雅於交游若泛愛無崖岸然生平稱投分者無幾嘗從二羅先人隴西令用璞先生受業故與有亭際叔視若同氣其次則予此外可屈指盡矣所遺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岱幼弟鍾蓮亦與予善

論曰修短數也然才矣而不竟用生之亦奚益乎予年十八與西浦同補諸生西浦猶少予一歲學使者則今侍讀學士閩葉毅菴師也拔同邑二十七人七人入郡庠猶無恙邑庠二十人楊潮最早歿次李枚次陳再馮再馮名琦一字琢齋久困童試邑令嘗拔置第一仍不遇祖母邑先正王承齋同產也家頗有承齋遺書力學欲追之旁及星經藥方金石篆刻窮年考究嘗教予作詩法度訖以窮歿予作詩哭之西浦取覽未嘗不悲悼竟日也豈料身亦爾耶西浦歿後祿勸教諭錢徵盧汝嘉又歿再馮最刻苦徵盧嶢嶢不隨人俯仰嗚呼豈易

得邪豈易得邪

錢南園遺集卷之五 終